

青春的河

□赵文俊

夏日的午后,我站在运河边看着不远处的吊车吊起了巨大的桥梁构件,随着吊车缓缓移动,那座钢结构的运河步行桥慢慢合拢,呈现出完美的拱形。这里是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步行桥是其中的一项工程。

步行桥不远处是大化工业遗产提升改造区,改造区是大运河非遗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沧州大化的造粒塔、铁轨等一些工业遗迹得以保存。在造粒塔前人们会了解到化肥的颗粒是如何形成的。在铁轨前人们也会想象当年一袋袋化肥,

如何通过这些铁轨上的火车运出厂区,销往全国各地。

上世纪90年代初,每一天的清晨和傍晚,大化厂区门口都会出现熙熙攘攘的自行车流,清脆的车铃声此起彼伏,正像很多电影中出现的镜头。

沧州化肥厂建设项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落户沧州的第一个国家级大项目,拥有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大型化肥生产装置。1977年4月4日,沧州化肥厂成功实现首批尿素产品下线,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尿素化肥的历史。

那一年,我18岁,在沧州化肥厂做实习生。每天从大化骑车回家总会经过运河上的北环桥,北环桥四周是大片的平房和菜地。桥下的运河没有喧嚣的波涛,没有宽阔的河面,低调又静默。年轻的我不知道北环桥以南几十米处就是曾经赫赫有名的盐运码头,也从没想过大化与运河之间能有什么关系。很多年以后,当大运河以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份进入人们的视野,我终于了解到,大化的选址是因为运河。当年的建设者之所以将大化建在运河边,是因为考虑到厂区距离运河近,取水方便。只可惜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运河水量减少,已经失去了为大化提供生产用水的能力。水文勘测部门只好在距离大化厂区40华里的杜林周边打了近百眼生产用水的深机井。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化整体搬迁,厂区门口再也看不到熙熙攘攘的自行车流了。值得庆幸的是,在大运河非遗公园的建设中,大化厂区进门的道路得以保留,成为中轴景观步行道。

我站在大运河非遗公园对面的高楼向远处眺望,夏日的运河掩映在层层叠叠的苍翠之中蜿蜒流淌。想起自己早已远离了青葱岁月,时光如白驹过隙,我脸上的胶原蛋白日益减少,头上也增添了白发,而历经千年时光的运河依然是青春的模样。

运河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运河也丰盈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

大运河畔曾经有一个叫刘玉身的女孩,她喜欢看运河,看河里的鱼,看水中的船。后来运河变得干枯,晚年的刘玉身将年轻时的这段经历记录下来,留下了大运河沧州段的活色生香。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个暑假,一个清瘦的青年沿着南运河堤走来,他要到沧州站去赶去往天津的火车。他说,“河堤上下都是参天蔽日的大树,凉风习习,十分凉爽。古老的林带从沧州一直铺展到天津……南运河在我的记忆中是一条童话般的长河……”这名青年就是著名作家蒋子龙。他沿着运河走到了天津,走向了全国,而运河永远珍藏在了他的记忆里。

我的工作单位就在大运河畔,每次上下班路过运河桥,我常常在桥上驻足远眺,想象着曾经发生在运河上的故事,看看运河又有哪些新变化。

2022年4月28日,对于大运河畔的

人们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京杭大运河全线通水了。运河里的水变得灵动起来。清风楼下卖煎饼的大姐说,她住在运河边的菜市场,这一天,她看到运河里有了水流。我没有发现水流,却注意到河里的水比往日浑浊了些,大概是裹挟了上流的泥沙。过了一段时间,河水变得越来越清澈,阳光下如美玉般晶莹剔透。碧水、蓝天、白云、绿树与清风楼的飞檐斗拱相互映衬,宛如一幅铺展开的美丽画卷。

只是河里缺少了船的身影。每次路过运河,我都渴望看到一条船,哪怕发现河道里打捞水草和垃圾的小船。

去年9月1日,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通航的消息让狮城人民奔走相告,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大运河沧州段又有了航船的身影。这天清晨,一艘艘航船劈波斩浪浩浩荡荡驶过浩瀚的河面,河岸芦苇摇曳,草木葱茏。古色古香的沧曲书舍,巍峨壮观的南川楼、朗吟楼、清风楼依次从船侧掠过,船上的讲解员讲述着关于这些建筑的前世今生和运河的故事。运河堤岸,人们舞起了中幡,唱起古老的沧州木板大鼓,载歌载舞欢庆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300年前,运河畔的沧曲书舍曾传出过青年学子朗朗的读书声。而今运河依然是青年人喜欢的地方。清晨,运河是在大运河孔子学堂孩子们诵读《诗经》的声音中苏醒的。白天有少男少女在河畔对着手机镜头舞蹈。夜晚有年轻人在河畔吹起悠扬的萨克斯抑或弹起吉他,在灯光映衬下,色彩斑斓的运河流淌着音乐的旋律。

近几年,我走过大运河沧州段的很多地方。在吴桥我看过烟雨迷蒙中的茵茵绿草;在东光霞口,我看过白鹭展翅,起舞飞翔;在南皮,我看到成群的野鸭在河中游戏;在沧县大白杨桥,我看到成百上千只鸟飞向落日余晖中的树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那条“童话般的长河”又回来了。不舍昼夜的运河孕育的不仅仅是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也为自然万物注入了勃勃生机。虽然饱经沧桑,运河又何曾老去?运河依然年轻。

赵文俊

供职于沧州广播电视台。河北省作协会员,沧州市作协理事。

沧州,我可爱的家乡

□王皓

沧州,我可爱的家乡,一个魂牵梦萦的地方。

我在这片丰盈土地上的村庄出生成长,常常深情地俯瞰大地,在这片生机盎然的大地上迈着坚实的脚步,用步履和心丈量着这片土地的辉煌。

沧州这片土地很神奇,贫穷中孕育着生机。江湖豪杰,层出不穷,显宦大儒,光照青史。古老的运河缓缓流淌,垂柳依依环抱着我的家乡,威武的铁狮遥望着远方。她就像一首风格多样的诗,我在如画的风景中行走,如痴如醉。

流经沧州的京杭大运河,孕育了沧州的千年繁华。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徐福东渡的传说;从一代文豪纪晓岚的文韬,到大刀王五的刚毅;从西河大鼓的高亢,到河间歌诗婉转。有富含神秘色彩的盘古庙,有全国闻名的铁狮子,有道家道场的青云观,有杜林石桥,肃宁武垣城墙,“千年铁狮镇海吼”,见证了沧州的兴衰沧桑,诉说着沧州美丽的传说。

沧州浪漫与多情。“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部《诗经》因为毛亨、毛萁永远留下了倩影;一部《四库全书》因为铁齿铜牙的纪晓岚而远播声名。看,高适、刘

长卿、马致远这些名垂青史的沧州才子,从浩繁的书卷中走出来;听,元代散曲家马致远正吟咏着“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沧州豪迈与豪放。沧州吴桥,有“杂技之乡”之称。民间流传一句话:“上有九十九,下至才会走,吴桥耍玩意儿,人人有一手”。每逢佳节,有“掌灯三日,放烟花,演杂技,侍女喧阗,官不禁夜”的风俗。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到吴桥大世界,那里天天有精彩的表演,转盘、肚顶、舌吞各种杂技项目会让你大饱眼福。

沧州甜美与婀娜。有“金丝枣”美誉的沧县,绵延几十里的枣林形成一片罕见的绿色林海。晶莹剔透的红色果实,在青枝绿叶间挨挨挤挤。素有“仙枣”“长寿果”之美誉的黄骅冬枣享誉世界,那弯腰曲背的老冬枣树,虽历经风霜,却依旧枝繁叶茂,果实酥脆甜美。泊头鸭梨更是形美味甘,有“天生甘霖”之称,早已走出国门。

沧州雄浑与奔放。昔日的沧州,荒蛮而寂寥,如一头饥寒交迫的睡狮。几十年的变迁,这只铁狮如今威武雄壮,活力四

射。广袤美丽的白洋淀,粉红色荷花竞相开放,吸引着成千上万游客的到来。昔日贫穷的肃宁,如今已成为“裘皮之都”,各类裘皮服装远销欧美多个国家,给沧州带来了勃勃的生机。京九铁路早已闻名于世,在渤海湾的翅膀下,黄骅港从崛起到现在早已羽翼丰满,在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带就像给沧州插上了一双翱翔的翅膀,她迅猛腾飞,成为一颗更加璀璨的“渤海明珠”。

沧州澎湃与激情。盐山是千童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名副其实的“管道之都”。“中国管道看沧州,沧州管道看盐山”。核电火电风电、输油输气、市政管网、整机装备四大产业链条,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这个多年的国家级贫困县一跃成为全国管道装备制造基地。

沧州温厚与善良。她是好人之城,道德之城。“温良恭俭让”,几千年的道德文化在这片古朴的土地上生根开花。市道德模范,省道德模范,乃至全国的道德模范谢清洁、方桂馥……那么多的人物,他们的事迹温暖着千家万户,更像一粒粒种子,开出鲜艳的花,结出饱满的果,刷新着沧州精神文明的新高度。

沧州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养育了千千万万优秀的子民,孕育了千千万万个感人的故事。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家乡引以为豪。从大刀王五的豪侠,大医张锡纯的精诚,到四库全书的编纂,到诗经的传承……还有太多的故事,无不跟沧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今天的沧州,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文明的城市、一个文化遗存的城市,还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强市、一个生态宜居的美丽城市。她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以矫健的身姿快步前行。身为沧州人,面对未来,我信心十足;生活在这一片热土,我骄傲又幸福。

我爱我可爱的家乡,因为,我是沧州人。

王皓

沧州市作协会员,供职于沧州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